

>>>当音乐遇上文学，歌手也是作家
音乐，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献给所有热爱真实声音的人们。

亮处说话

李皖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013036700

I267.1
1296

>>>当音乐遇上

音乐，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献给

亮处说话

李皖 著



北航

C1644854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1
12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亮处说话 / 李皖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39-3507-8

I. ①亮…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928号

选题策划: 田 禾

责任编辑: 柳明晔 田 禾

装帧设计: 邓 蕾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亮处说话

李皖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165千字

印张 14.75

插页 1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07-8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北航

C1644854

李
皖

著名乐评人，职业报人，业余写作。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倾听就是歌唱》、《我听到了幸福》、《五年顺流而下》、《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多少次散场，忘记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等书。在《读书》杂志开有专栏。曾任《武汉晨报》副总编辑、《人物汇报》和《文化报》总编辑。以及担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第二、三、四届评审团主席。





听不一样的声音，看不一样的文字

“喊音乐”书系

当音乐遇上文学，歌手也是作家

> 自序

2009年秋天，我有了自己的博客。半年后，2010年春，我微博了。

从此，尚算平静的乐评写作，变得不再平静。

好像是这样的情形：2009年前后，写作者再不是孤身一人居于斗室，他的耳边、眼前、四周，总充满了各种声音。我坐在电脑前，面前却像展开了一个广场，过路的人，围观的人，打酱油的人，认识不认识的人，不同层次的人，各种人，纷至沓来，向我发问，与我探讨，甚至争论、大喊、叫阵、说脏话。

这是网络这一科技所带来的，它打开了读者与作者直接对话的管道。每一个人，都能即时针对你的言论发出意见；每个网络空间，都变成了对话甚至对骂的人声嘈杂的现场。

网络之前，艺术评论不过是三五素心之人相会于纸上世界，切磋交谈。又一个平台，如大学讲堂，讲者为先生，听者为后学者，或有答疑、激辩，亦发生在同仁学友之间。网络空间的艺术争论，还是像个讲堂，有讲者、听者、博主、网友之别，但听者再无虔敬之心，讲者失去了导师身份。关公战秦琼，驴头对马嘴，成为常态。

对艺术进行评判，对美发表看法，正在由近似于讲坛的场所，走向了街头的喧哗纷乱。在尚未有网络的时代，发言有门槛，参与者皆为精英，至少是内行，由此议题常能走向宝塔之尖、秘境深处。在网络成为平台之后，意见领袖、名人、明星、达人、粉丝，艺术的权威架构体系依然，却已有所不同——由于人人皆可发言，留下字迹，庸众因其数量上的优势，而拥有了音量磅礴的发言声，庸俗浅薄之见一时如洪流滚滚成为压倒一切的隆隆之声。

前面，一个威权的时代刚刚倒下，草根与权威的对立，正乃时代命题。在同仇敌忾的激情下，大众打倒了威权，顺便扯翻了权威，粉碎了精英主义，而没有意识到，对每一个人都无比珍贵的东西，正在被每一

个人践踏。世界上再没有钻石、宝石、珍珠，我们的鞋底下，全是些哗作响的碎玻璃。

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真理很少纯粹，也绝不简单。”这话不易为庸常人理解。在一个特殊的气候下，热病蔓延，整个世界都成了狂欢节。在大众趣味、庸俗之见举世风行之时，艺术评论退回到了底线，重申那些最基本的真理，以对抗无知、颠倒、病态、狂乱和痴愚；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粉丝团作战，与相对主义纠缠，打扫文痞与流氓折腾过的坛场。不过，众声喧哗的重重声浪，也让很少有机会反思的美学思想、艺术标准、核心价值，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不断地向自身深处反刍，由此形成了对价值基石的不断锻打。

这是暂时的。2010年之交所显示的，过于密切的读者与作者关系，过于躁动的互动写作不会长久，因为这违反人性。恒久平常的人性，随着这节日式的新技术盛典过去，将重新回复几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状态，到时候，人心重归宁静淡定，再入深邃，才不管你开辟了如何普遍直接的交互管道。

前天，有人在微博上说俏皮话：“长期进行的对浮云的考古学工作，构成了我主要的历史经验。”

确然，我的历史经验与此类似。这里的每一篇音乐评论，即便是冷僻的唱片考察，也回响着这一时刻万千之众的嗡嗡回声，浮云，正从上面如马群一样乱卷而过，留下了时速七十码的一道道光影。但是静置之后，你或许能看到，它确如马蹄踏过，留下的是历史的并不空虚的印痕，在滚滚红尘、盛世繁华之中，踏出了一条幽静小道。

李皖

2012年10月7日假日末尾



[01] 世界的镜像的花园……002

006……

[02] 小众比大众更疯狂

[03] 张悬，真悬……008

011……

[04] 六种颜色，或更多

[05] 在路上，在游戏中……028

032……

[06] 王菲，乔木

[07] 绿苍苍……036

039……

[08] 必须否定

[09] 弯管子……043

045……

[10] 自由的小号

[11] 2009年，《北京画报》……049

052……

[12] 深圳制造

[13] 再见时别问我是谁……056

060……

[14] 剪子般耳朵的黑马

[15] 怎么能够欢愉呢……063

066……

[16] 自由行走的花

[17] 白开水煮白菜帮子……068

070……

[18] 衰朽中新生

[19] 小娟：其人其事其歌……074

078……

[20] 万物生长，高晓松没长

[21] 周杰伦进不进得了“殿堂”……080

085……

[22] 手机伴奏的父子交谈

[23] 我该如何解释给你……087

089……

[24] 为美囚禁

[25] 织毛衣，一个病毒样本……092

096……

[26] 四位神仙

[27] 看人，还是听歌……101

106……

[28] 在北方的北方数星星

[29] 真相开始了……109

113……

[30] 取向

[31] 零年代的城市风俗长卷……115

121……

[32] 回到纯真

[33] 暖金色……124

126……

[34] 把台北留给自己

[35] 爱与生的苦恼……129

131……

[36] 文艺小傻瓜

[37] “我的身体只是孤注一掷”……133

137……

[38] 上帝和故乡

[39] 注定消失的居所……139

141……

[40] 一巴掌耳光沉闷

[41] 我们还生活在唐宋……145

148……

[42] 当文学遇上音乐，作家也是歌手

[43] 沉默的声音……157

161……

[44] 也说“王菲被传奇”

[45] 痒……170

172……

[46] 黄舒骏抄袭案

[47] 心内心外山河水……180

183……

[48] 曾经有一个很夯的唱片公司

[49] 台湾滚石专辑佳作举要……209

219……

[50] 自制语言是与非

[51] 新疆走到西藏……221

224……

[后记]



亮处说话

它呈现了时间走过的脉络和线索，可供你和我，每一个入，对这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响动，予以回顾和深省。
在亮处，说话，或喊出我们的精神。
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真理很少纯粹，也绝不简单。』





西非冈比亚的竖琴与德国音乐家斯特凡·米库斯（Stephan Micus，1953—）的相遇，是一场传奇。之前，这种粗糙的乐器以及它所发出的意想不到的声音，在世界上闻所未闻。它触动了米库斯。米库斯说：“它们赋予音乐一种物理品质，就像是远古的贝斯。当我演奏着这些竖琴，本能地感到我正在接近美洲黑人音乐的根。美洲黑人用低音提琴演奏爵士乐的方式，其根基正是深植在这些竖琴之中。”

这场相遇凝结成了《镜子的花园》（*The Garden of Mirrors*），一张由德国厂牌ECM出版的唱片。ECM向以出版爵士乐著称，这张却不是爵士唱片。乐器主角出自非洲大地，用它演奏的音乐却也并非非洲音乐。事实上，斯特凡·米库斯的音乐对所有的乐评家都将是一场挑战，它就是音乐分类学的灾难。音乐界惯常把他安置在新世纪音乐家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在精神气质上离新世纪音乐那种浮光掠影，经合成器过滤的无味净水最远。按音乐脉络，它应该归类到先锋音乐，却毫无先锋音乐的不和谐；也可以说它是民族音乐，但这民族音乐却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

读过我以前的介绍，一些读者想必已熟悉了西非竖琴，即英文名为“kora”、中文译为“科拉”的那种东西。米库斯发现的西非竖琴与这略有不同。外形看起来似也一样，一只硕大的非洲大葫芦，切去一半，取瓢，晾干，蒙山羊皮，插木柄，扯上四根肠线。但是，它的木柄尾端加制了一个锡制响板。当震动琴体，或拨动那粗大的肠线时，琴弦振动，锡制响板也跟着振动，发出如沙石般的一片响声，米库斯所言“物理品质”，就指这。

第一首《大地》（*Earth*），开篇就是这一片沙石之声。我第一次听它，没想到是乐器，只觉得像极了某日走在南方寂静无人之夜，月光下的旷野，艾草高过人头，从近处、远方、四面，传来一片纺织娘的粗嘎异响，天地饱满。但并非彰显这锡制响板，这西非竖琴的声音便像鼓，低沉，深，空空，是一只有韵律的铜鼓，伴随着无数细小沙石相撞的粗粝摩

擦声。

米库斯发现的西非竖琴有两种，一种叫bolombatto（包勒姆巴托），一种叫sinding（辛丁），它们的功用差不多，乐器结构是一样的，只在音调上不同。包勒姆巴托低音更低，是倍大提琴，而辛丁要亮一点，音域高，是大提琴。

《大地》一如月明之夜的中东大地，人子静对天地，上下悠悠，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天地和人之寂寥。20个男子的合唱，悠悠升起，悠悠落下。这歌声似天地肃穆，生出自然之精神，有淡淡的宗教感，却既非基督，又非穆罕默德，也不是能辨其形的任何一个原始教派，这已经让人惊讶。就在你俯首于这天地肃穆之时，素歌的合唱突然由一片嗡嗡的诵经转调，热力突然绽开，一个诧异的惊叹跃升起来，在夜空中炫然一亮。

不俗啊，这样的结尾！第四曲《混沌中的花》（*Flowers in Chaos*）有近似之妙。先一支巴厘芦笛（suling），再两支——一支在空中唢哨高旋，一支在阴影中幽暗低回。像是花和花在月亮中的影子，像是夜鸟和鸟在月亮中的影子，像是夜鸟的鸟鸣和鸟鸣在月亮中的影子。突然地，乐曲末尾，三支、四支、五支……22支巴厘芦笛鱼贯而入，数秒间交织成一片啸叫，像夜鸟骤起群飞于圆月之中，更似耀眼的闪光在空中交织成一片光阵。在月夜天地中，自有某一种神秘的能量，使人心中吃惊。

男子合唱队，西非竖琴，巴厘芦笛……所有所有的声音，都来自米库斯一人一身，他用多轨录音技术实现了这一切。唱词也怪，这唱词给你有意义的感觉，以为某个遥远民族用古老的语言在诉说，在祈祷，在悲叹，但不是，这些词是译不出来的，它是米库斯自己编造的语言，有音韵而无词义。在当今世界乐坛上，有两个人以自制语出名，一个是米库斯，另一个是“死亡会跳舞”（Dead Can Dance）的澳籍爱尔兰女主唱丽莎·杰拉德（Lisa Gerrald）。

但这种语言给你某一个民族的感觉，而这个所谓的“民族”是世界上



没有的。合唱队的演唱，也那么真，不仅像20个男子的真合唱，而且，那么像某一个民族的民歌。但是终究似是而非，它跟民歌确有微妙差异，像是缘自真实事物的抽象幻影，像是经过了纯化的镜像。

通常，斯特凡·米库斯的曲是从世界各民族音乐中抽象出来的。同民歌通常的粗朴不同，它分外洁净，有着经古典主义清洁后的光亮。这些提纯出来的古典式民族旋律，以简约的方式循环往复，巧意休止留白。然后，米库斯用单一乐器，萦回不去的长音，用多轨录音将之编织成乐队般的重重交响。从脉理上看，它完全应该称之为新民族音乐，只是，米库斯超越了各种民族类型，也让每一件乐器，超越其原属的民族属性。

米库斯使用的乐器，是世界各民族的、古老的、边缘化的，全部采用原声乐器。无论多么古怪，这些乐器有一个共通点——器物的感觉，自然的光亮。米库斯走过日本、印度、印尼以及南美与西非的许多地方，寻访当地的古老乐器，并向民族艺人讨教，先一板一眼习得传统，之后发明出自己的演奏方式。这些民族乐器，一方面用传统技艺奏出古老艺术的精华，民族文化的神韵；另一方面发展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非常规演奏法，由此打造着米库斯自己的美学样式。

比如，《火之门》（*Gates of Fire*），是用一支日本尺八、四支古埃及芦笛（nay）、三支爱尔兰锡哨，组成的音域齐全的一支吹奏乐组。你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明白这组合有多么高明！它们源自不同民族，但不同民族的特质皆被抹去，去掉了民族的技巧和习惯后，这些吹管音色纯一地突出了风的质感、沙石的质感、物理的质感、时间的质感，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器乐家族。与冈比亚竖琴在低音上的类似质感一起，这不同民族的乐器，共同奏出一派中东的天地静夜气象，无关各民族，却有着原始民族通感的自然宗教的静穆。

《镜子的花园》出版于1997年，是米库斯的第14张专辑，也是他较有代表性的一张。它用突出自然质感的古乐器，谱写着仿似远古时代的素淡

音景，传递出人类在内外俱寂之时面对自然天地的诗意和宗教感，有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觉悟和震动。除了前面介绍的作品，专辑的另外六首曲子《行云》、《维奥莱塔》、《高高的峡谷》、《疯鸟》、《夜之环》、《真理的语言》，各自都有着朴素的华美和沉默的庄重。自1976年发行首张唱片以来，这位德国人已经发表了20张专辑。虽然世界上这种音乐只此一例，但也绝非无迹可踪。我猜想，他定是从约翰·凯奇的现代音乐思想获得启发，又从本国先锋音乐领袖斯托克豪森的世界音乐实验获得了样式的灵感，而他少年时代第一次远足游学世界古老音乐的第一站——印度和日本，则孕育和统制了他美学的境界，他的如同民族镜像花园一般的自创式民族音乐，从大的框架看，往往有着一种禅境，一种东方哲学的自然宗教的气象。

非常可爱，这位牛老爹并不扮神扮仙，搞自我神秘。有一次他说：“我的音乐反映了当代世界，一个人可以方便地在各地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他太谦虚了，创作这样的音乐，绝不是旅行、体验这么简单，那一股内心的力，那一种异质的陌生感，弦外之音纷纭涌动，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所能体会的？





02 / 小众比大众更疯狂

“最时尚颁奖礼”现场，陈绮贞飞来武汉领取全场唯一的“2009最时尚女歌手奖”。司仪宣读获奖者后，陈一身素衣款款登台。T形台一侧突然爆发出整齐的雷鸣般呼喊：“陈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三声之后，戛然而止，空出一方寂静，正好让陈老师在台中心站定，在一片期待中缓缓说出她的获奖感言：“时尚，就是做你自己。”

只有八个字。就这样结束。像电光石火的一剑，给看客的感觉，是快，静，净，不敢相信。不敢相信T台下埋伏着一众“陈迷”，几十人整整齐齐，等待一下午无声无息；不敢相信陈绮贞只说了八个字，一个多余的动作，一个多余的表情都没有；不敢相信这帮苦等一下午的“陈迷”，面对偶像这吝啬的八个字，安安静静，同样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陈绮贞的演出助理唐娜告诉我：有的歌迷是从南京、成都飞过来的。上午先有签售，带来的五百张唱片全部售出，连带给我的样片都拿出来应急了。她也感到不解，为什么小众歌手的现场签售这么火！而且，这些歌迷安静、内在，跟大众粉丝不同，小众粉丝疯狂得很坚定。

小众歌手名声大噪，小众比大众更疯狂，是近年才有的新现象。除了陈绮贞、陈珊妮、苏打绿、林一峰，台湾最近的新宠是张悬，大陆最近的新宠是左小祖咒、李志。在他们的盛名之下，还有更小小众的歌手，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延展，数量多到不可计数。小众歌手的名声可以很小，但其铁粉儿的坚定和热情，一点都不会小。小众歌手常给人文艺的感觉，但你若问他（她）文艺是什么，连他（她）自己也不知道。小众歌手各式各样，但必有一点一样——有点怪。大众对这种怪莫名其妙，小众对这种怪欣喜莫名。比如张悬，旋律怪，歌词也怪，有些歌对着歌单，你都不知她想说什么。但小众爱极了这一点，觉得酷，耐琢磨，有意思。

小众歌迷人数不多，但也不能少。人数不多，显得珍贵，由此而有我的、家藏的、小圈子的私密和亲密感；人数不少，才会热烈，才疯得起来，由此才有聚之、乐之、共鸣之的鼎盛和热闹。城市休闲报刊，网络豆

瓣题吧，成了小众窃窃私语的聚会之所，正是这些地方，才是滋生这种新型流行现象的新的媒体土壤。城市休闲报刊的编辑，正是小众歌手的同一阶层，所谓小资、白领、时尚一族是也，因为正对编辑口味，发行量不大的小众歌手，却拥有在城市传媒传播最热火的景观。豆瓣和主题吧，提供私密的传播渠道，正好给文艺青年、热爱码字者一个出口。小众和小众歌手，就在这出口上相遇、相爱，合成为豆瓣的最热词语、主题吧的最暖空间。

小众的疯狂内在坚定，小众的忠诚昂贵坚固。陈绮贞一本《不厌其烦》，里头一堆拍得颤抖、不知所云的图片，连续好多页毫无内容的白纸，一些不明就里的涂鸦，加上十来篇自言自语，厚厚一本居然卖断市。左小祖咒的双张专辑《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标上了500元的天价，专网订购，决不打折。李志一人一琴在酒吧演出，入场券60元，要买唱片另付100元，“李迷”照样捧场，其演出视频被各网站竞贴，被万人逐看。外人看不懂，觉得这丫和这丫周围的家伙们，一定疯了。

优秀的小众歌手，名声必大，终究有一天，大到了大众皆知，于是上演小众疯狂的最后的一幕：此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感消失，珍贵感消失，独属于我的偶像的私密性消失，小众歌迷分化、涣散，有的憾然痛呼偶像向大众投降了，变得流俗、庸俗了，从此弃之而去。而小众歌手此时有了更多资源，有了更大的追求，词与曲不那么怪了，配器更大气了，录音品质更精美了，好像在印证着那少数铁粉的臆测——这令人珍惜的稀有品质，走进了人群，变成了大路货。

陈绮贞、陈珊妮、左小祖咒，眼下正走到这一步。听，那争吵声！



听张悬《城市》（2009年专辑）的时候，脑子里思绪潜行，一直在寻觅觅找一个人。听到*Beautiful Women*，哦，潜意识跳出来，原来，我要找的人是李宗盛和陈升。

我说好像在哪儿听过呢，原来是李氏白腔变成了女声。那带有台湾口音的旋律，又打招呼又唠叨口无遮拦的畅快，是陈升的台式民谣在表演呢。初听张悬，如遇故人，原来如此。

张悬的民谣旋律，活着李宗盛、陈升的魂，吟唱的套路走着走着，突然走到一边去，拧一下你的耳朵，又若无其事地继续俏皮往下，走着，小跑着，蹦跳着。这样的旋律是涩的，创造的个性就埋在这涩口的小小味道里。摇滚又给这城市民谣以力气，不只给你咖啡的醇香，还有酒的浓烈。

初看，这歌词散乱得完全不像歌词。句子长长短短，段落忽高忽低，怎么就是歌词了呢，这唱起来该怎么唱呢？但听她唱，很自然地就唱出来了，好像不是在纸上看到的那样子，主歌，副歌，A段，B段，怎么又这么正常了呢？

够标的，这小妮子！照我家乡的土话说，张悬很有点儿圣人蛋。圣人蛋，圣人下的蛋，你想想吧，那架势，那口气，嗨！

张悬的话不是一般凡人能听明白的，像脑子被车撞了，字词、主谓宾一时乱走，突然间乱碰到一起站住，定睛一看，这些乱字乱语怎么这么有深意呀。

一些标话儿，在这乱字乱语中突出来，骤亮。像乱世中的明灯、街市人群里一靓妞、酒醉中的一个定念：“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关于我爱你》）“大家好痛苦。却又好舒服。大家不舒服。就去买祝福。”（*Selling*）“而暴露的，不说/包裹的，不留。”（《岛屿云烟》）“这一切完全不真实。”（《就在》）“你捧。常想起渴有多渴……你喝，仍常想渴能有多渴。”（《城市》）

这些都像是警语，有刻薄、穿刺之势，刺的是什么，也不是很好说清